



《南都繁会图》局部

肥皂小史:从皂荚到香胰子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世界。专家提出,对于普通人来说,抗“疫”的第一步就是戴口罩、勤洗手,而且最好是用肥皂洗手。平凡无奇的肥皂竟然有如此大的作用,真是出乎人们的意料。回溯历史,从皂荚、澡豆、香胰子到洋碱,小小的肥皂可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相传,肥皂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由埃及人最先发明的,他们无意间发现油脂滴落在热的草木灰上可以达到去污的作用。意大利的考古学家在清理庞贝古城遗址中发现了制作肥皂的作坊,这表明公元2世纪罗马人就已经开始使用肥皂。16世纪,欧洲人开始使用植物油和草木灰制作肥皂,但这种肥皂产量不高,只有一些贵族才能使用,1791年法国化学家尼古拉·勒布兰发明了工业纯碱的制备工艺,从此结束了从草木灰中制碱的古老方法,1823年法国化学家尤金·契伏尔发现了油脂与碱液反应后会生成硬脂酸钠,这便是如今肥皂的主要成分。1892年,美国化学家汉密尔顿·卡斯特纳发明了以电气分解食盐生产工业烧碱的方法,使肥皂的制作工艺进一步简化,价格也越低廉,肥皂走进了千家万户。

18世纪末,外国的肥皂开始传入中国,人们称外来的肥皂为“洋碱”。其实,在“洋碱”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也有自己的洗涤用品,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当数皂角。传说在秦汉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使用皂角作为洗涤用品。皂角又称皂荚,是皂荚树的果实,它的样子很像大扁豆,人们正是利用这些“大扁豆”来进行洗涤。洗涤的方法是将皂角打碎取其子后泡入水中,利用其泡过的水清洗物品。

宋人庄季裕的《鸡肋篇》中记载:浙中一带没有皂荚,生活在那里的人使用一种名为“肥珠子”的东西代替皂荚来洗涤物品。什么是“肥珠

子”呢?肥珠子是无患子树的果实,其形圆润很像一颗颗圆滚滚的珠子,因此而得名。经现代研究表明,肥珠子的果皮内含有皂素,因此它可以代替皂角起到去污作用,因此人们又称肥珠子为“肥皂子”或“肥皂果”。

在南宋的临安(今杭州)街市上,人们售卖一种用天然皂荚粉制成的橘子大小的肥皂球,宋人周密的《武林旧事》中记载这种肥皂球称为“肥皂团”。如果在制作肥皂团时加入各种香料,那这种带香味的肥皂团身价就会立刻大涨,成为高档的洗涤用品专门用于洗脸或洗澡。明人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一条制造香皂的方法:“十月采荚,煮熟捣烂,和白面及诸香作丸,澡身面去垢而腻润胜于皂荚也。”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一幅晚明人绘制的《南都繁会图卷》,该画卷中绘有“画脂杭粉名香官皂”的幌子,说明当时香皂已成为商品出售了。

明末清初时,江苏六合所产的香皂团曾名闻一时。能够使用这种高档香皂的人非贵即富,因此在许多描写官宦之家奢靡生活的文学作品中常能看到对香皂的描写。如《红楼梦》第二十一回写道:“紫鹃递过香肥皂去,宝玉道:‘不用了,这盆里就不少了。’”第五十八回中写道芳官和她干娘因洗头事争吵,袭人“取了一瓶花露水并些鸡卵、香皂、头绳之类,叫了一个婆子来,送给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己洗,不要吵闹了”。《金瓶梅》中也写道西门庆洗脸时使用“茉莉花香皂”。

除了皂荚、肥皂团外,作为洗涤用品的还有澡豆及胰子等。澡豆始见于西晋,是用猪胰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香料、药物粉末等混合制成的小丸子或粉末状物品。澡豆的制作成本较高,一般都是贵族使用。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就讲述了一个以澡豆为饭的小故事:

东晋大臣王敦在刚娶晋武帝之女舞阳公主为妻时,有一次从厕所出来,两旁的侍女们手捧盛水的金澡盘和一碗盛在琉璃碗里的澡豆等着伺候他洗手,可能是他之前并未见过澡豆,所以他以为澡豆是干饭,便将澡豆倒在水里吃掉,惹得一旁的侍女们“莫不掩口而笑”。后来“澡豆为饭”也成为了形容一个人没有见过世面的成语。唐初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还记载了15种澡豆的配方。在《红楼梦》中也出现过对澡豆的描写,不过此时的澡豆是以粉面状出现的,第三十八回重阳节贾府女眷赏花吃螃蟹一章中,凤姐“命小丫头们去取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来,预备洗手”。

胰子是澡豆的“升级版”,贾思勰编著的《齐民要术》中就已经讲到猪胰子可以去垢。动物的胰腺含有多种消化酶,可以分解脂肪、蛋白质以及淀粉,因而有去垢作用。胰子是用猪胰与砂糖磨成浆后,加入代替豆粉的天然结晶碱及猪脂和香料制作而成的球形或固体,这种胰子的化学成分与现代的肥皂相近,受到了大众的喜爱。清末小说《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七回中,长姐为了洗去手上的油烟味就使用了桂花胰子、玫瑰胰子。

今天不少北方人仍管肥皂叫做“胰子”或“猪胰子”,香皂则称为“香胰子”。清末时期,北京有胰子店七十多家,胰子的香型也非常丰富,即有前文所说的桂花胰子、玫瑰胰子外,还有檀香胰子、茉莉花胰子等,自西方引进的肥皂工业兴起后,胰子才逐渐被取代了。20世纪50年代,北京前门外珠宝市路西还保留有“合香楼”和“花汉冲”等老胰子店,据文献记载,合香楼开设于明代崇祯四年(1631年),而花汉冲在清初已有店面,可谓是真的“老北京”胰子店。

(据《北京晚报》)

鉴赏

描绘“春耕”的火花

眼下正是一年一度的春耕备耕时节,国产火花也曾为春耕留下许多特写画面。

在我国的历史进程中,牛、马、骡、驴等役用牲畜曾一度是活跃于春耕田野的“主力军”,送肥、耕地都离不开它们。这些大牲口的身影在早期火花上频繁出现。上世纪30年代,启昌火柴厂出品的“耕牛”火花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山村春耕图:在数棵绿油油的树木点缀下,几户农家散落分布于山脚前的农田里,一位头戴斗笠的农夫正扶犁驱牛耕田,近处则是一头硕大的水牛目视前方。上世纪50年代,地方国营宜宾市火柴厂出品的“耕牛”火花,着重描绘了一名衣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农夫,他右手扶犁,左手拿着牛鞭驱赶牛儿加油翻耕农田;国荣火柴厂出品于同期的“大地牌”火花与前者类似,画面上朝霞满天,数座民居合成背景,前景是一名头戴斗笠的农夫,他一手扶犁一手驱牛,正辛勤翻耕农田。福州火柴厂出品于1954年的“耕读”火花,表现了一位头戴斗笠的老农在春耕间隙,跷着二郎腿坐在田边青松下的石头上,胳膊肘斜放于石桌,面带微笑,抽着旱烟陪伴孙儿读书的场景。再看老农身后的篓子,以及桌上的碗筷,说明这位老农是在吃完孙子赠送的饭后,利用劳动间隙陪伴孙子学习。

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随着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农用机械被应用

到春耕生产中,随之迎来了“农耕不用牛”的时代。上世纪50年代末,揭阳第二联营社出品的“新农村”火花上,驾驶员开着拖拉机在辽阔的田野上翻耕,坐在拖拉机后面的另一位驾驶员则时刻准备起降犁具。四川省地方合营合川县光明火柴厂出品于同期的“新西南”火花,描绘着一名男子驾驶拖拉机平整翻耕过的农田,挂于拖拉机后面的磨排上还站着两名女子,她们这么做是为了增加磨排的重量,进而使机耕完的田地更为平整好种,这种工作只要操作得当就不会有危险。火花上也不乏插秧的画面,如徐州火柴厂出品于1966年的4枚一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火花,其中一枚就定格了两名上山下乡青年插秧的情景。

春耕备耕的有序开展,离不开各级政府在物力上的大力支持援助。苏北火柴厂于1965年出品了一套“支援农业”火花,内容包括“电力灌溉”“加工农具”“向指定地点运送支援的化肥”“大夫给农民看病”“邮递员给农民传递《农业科学》杂志”“取得农业大丰收”,全套共6枚,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据《西安晚报》)



上世纪30年代的“耕牛”火花

清代红木文具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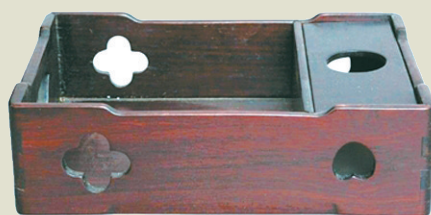
在我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盛放文具的器皿并没有固定称谓,也没有从箱匣盒中独立出来。直到明代,随着文房清玩的细分,才有了“文具匣”这一称呼。随着文人墨客对文具匣的日渐重视,文具匣的功能也逐渐变化,兼具美观实用,最终成为可供观赏把玩的工艺品。明代学者高濂在其所著《燕闲清赏笺》中说:“匣制三格,有四格者,用提架总藏器具,非为美观,不必镶嵌雕刻求奇,花梨木为之足矣”,由此看来,当时的文具匣(如图)以实用为主,多为木制。而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对文房用具有着很高的要求,上行下效,有清一代,从宫廷到民间,对文具匣的制作往往不厌其烦,继而出现了青瓷、描金髹漆、雕漆、织锦等多种形式的文具匣,纹饰更是变化多端,精致程度达到令人咂舌的地步,均可列入赏玩品了。

笔者收藏有一只制作于清晚期的红木文具匣,它呈长方形,长22.3厘米,宽16.5厘米,高7.9厘米。上方呈壶门状,每边均是两边高、中间

低;内部以挡板分成一宽一窄两部分,宽的部分无盖,除挡板外的三边各有开窗,相对的两边开窗呈梅花状,和挡板相对的开窗呈扇形,窄的部分有盖,盖上有圆形开窗,可以通过开窗将盖子拿掉,相对的两边开窗呈寿桃状,和挡板相对的开窗亦呈扇形。看来,它的构造还是较为精巧的,宽的部分可以放置墨盒、砚台、笔洗、印章等块状物,窄的部分恰好可以放置毛笔、笔架等长条状物件。

这只清代文具匣虽历经百余年岁月,保存还算完好,仅窄部分的外部边角处,榫卯有开裂。整体看来,它造型端庄厚重,包浆均匀浑熟,木质坚硬细密,纹理清晰顺畅。除以一些几何纹开窗作为装饰外,其余并无雕刻纹饰,简单明丽,空灵优雅,颇有明式家具之风。

(据《西安晚报》)



(据《北京晚报》)